玉函山房輯佚書

祝而先王之時豈有此乎此職宜刪舒芬定本謂
移屬宗伯是矣先王敬鬼神以明民雖詛祝亦不
廢之況禱除疾殃而祠以報福者鄭氏所謂門戶
竈者可謂后宮無此祀耶故刪之則未可也翁荃
女祝主內宮之事宜屬天官國裳說甚正而從吳
氏屬宗伯亦非

典絲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注良當爲告字之誤
受其籮盬之功以給有司之公用其良功者典婦
功受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鄭司農云良功絲功縑

帛枲與枲及獻功受苦功鄭司農云苦功麻功布紵以功麤緌以苦麤枲貨賊之等也如經訓釋最爲分明與婦功辨其良苦司農讀苦爲鹽謂分別其絲帛與布紵之麤細其意亦謂絲帛功細布紵功麤也後鄭乃統絲枲而言良苦因典枲只言受苦功遂并典絲之良功亦改爲苦夫無論絲枲皆以苦者給公用不近人情後鄭亦自知其說之滯故又引先鄭絲功細帛以存一義不知先鄭義本自通貨而後鄭故歧而二之也

典枲掌布緦縷麻草之物鄭鍔解義布有出於麻者亦有出於草者如蕉如越爲絺爲綌然出於麻者爲多故以典枲名官翰案張勃吳錄交阯定安縣有木棉樹高丈餘實如酒杯口有綿如蠶之綿也可作布名曰白緤此棉布在吳時始見於傳記司馬光資治通鑑梁武帝送木棉皂帳此棉布在梁時始見於製用古人布止用麻葛周官有典枲掌葛並其事也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

元孫煐衡補校

衣素沙鄭鍔解義天子之服九取陽數之極也王
后之服六取陰數之極也禕言衣則知揄闕亦衣
揄闕言翟則知禕亦爲翟
縱人喪縱棺飾焉注故書焉爲馬杜子春云當爲焉
衣翣柳之材注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故書
翣柳接擭鄭司農云接讀爲澀擭讀爲柳皆棺飾
案焉之爲馬亦猶鳥之爲魚虛之爲虎故書之訛
誤如此者甚多康成大儒一一是正其功鉅矣然
亦偶有訛即如此引書穀谷是其一端宋神筆記

古文丣本㚙字後借爲辰丣之丣北本別字後借爲西北之北虞翻笑鄭元不識古文以柳爲昧訓北爲北猶別也翻說詳吳志虞翻傳裴松之注以昧爲訓参用古文昧谷之義若此於娶柳引柳穀是直讀作柳矣

染人夏纁元注故書纁作𦄼鄭司農云𦄼讀當爲纁纁謂絳也釋文𦄼音熏一音勳案集韻𦄼許云切音熏淺絳也與釋文第一音合𦄼又與䌹同唐韻紆物切集韻紆勿切並音鬱說文本作䵨黑有文

也廣韻黃黑色也此與釋文第二音合又廣韻集韻並於歇切廣韻黦色壞也集韻黦色發也周處風土記梅雨霑衣服皆敗黦此則音義並殊矣賈疏案易九事章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坤即天地之色但天元地黃而元纁者土無正位託位南方火火色赤赤與黃共爲纁也

追師注鄭司農引詩追琢其璋與今詩雕琢其章不同蓋用三家經也

良內服掌王后之六服追師掌王后之首服屨人掌

王后之服攖衣服冠屨之常事無所為姝也自後世宮妝趨於巧黶如倉娘之新月潘妃之迸花以此為妍因遂以此為詩豈制禮之聖人所及料哉

王安石新義司服言弁曰弁服弁在上也屨人言屨曰服屨屨在下也

夏采建綏注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今禮家定作緌賈疏謂為緌賓之緌必定作緌者緌賓在午月一陰方生陰氣委緌於下故旌旗之緌亦定作緌也

日耕帖卷二十四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禮二

地官司徒賈疏引鄭目錄云象地所立之官司徒主衆徒地者載養萬物天子立司徒掌邦教亦以安擾萬民鄭鍔解義所掌者教而所經理者天下之土地故爲地官所經理者土地而所治者軍旅徒庶之政故又名司徒高紫超集解纂要唐虞以后稷司徒分教養二職而此司徒之職兼詳稼穡樹

藝之制諸繇虞延后稷羲氏之任至專稱掌邦教
從其重者言也
黃氏日抄陳君舉曰地官掌教難曉以屬官考之自
鄉老至比長自遂人至鄰長皆鄉遂之官自封人
至充人皆理場畜牧之官自司市至泉府皆掌市
井自司門至掌節皆掌門關自旅師草人稻人虞
衡以至掌染草炭荼屬極於場人囿人無非山林
川澤田疇之官幾近六十官所謂教官者師氏保
氏司諫調人司救媒人不過六七而已其他則雜

頒田時分學郊里征斂財賦掌管山澤紀綱市井
管鑰門關而已當時謂之教與何也困學紀聞司
徒掌教不言財司馬掌政不言兵鄉遂九畿兵財
在其中井田封建足食足兵之本也
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宜
木注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
松社以別方面賈疏引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對
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彼三代所都
異處所宜之木不同夏居平陽宜松殷居亳宜柏

周居鎬京宜栗此經雖據周一代而言其邦國都鄙異處所宜之木亦復不同故云若松柏栗也案漢書郊祀志高祖禱枌榆社謂樹枌榆於社可以相證又尙書逸篇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亦三代舊制似天子立社樹得備物邦國都鄙則各就其土宜而用之也

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爲性案物因生性而生生已具有性意不煩改字

其植物宜皁物先鄭云植物根生之物皁物柞栗之

屬今世間謂柞實爲阜斗案陸璣毛詩草木鳥獸
蟲魚疏栩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
栩其子爲阜或言阜斗其殼爲汁可以染阜今京
洛及河內多言杼斗或云橡斗譙公紹韻會今世
謂柞實爲早斗柞卽橡也其房可以染黑俗因謂
黑色爲阜說文解字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子从
艸早聲徐鉉注今俗以此爲艸木之艸別作阜字
爲黑色之阜按櫟實可以染帛爲黑色故曰草通
用爲草棧字今俗書阜或从白从十或从白从七

皆無涪義楊慎古音周禮皁物之皁音如觚柞栗
皆有韜橐也攷釋文皁音早本或作早無韜音而
先鄭訓膏物謂楊柳之屬理致且白如膏後鄭謂
膏當爲櫜字之誤也蓮芡之實有橐韜升卷殆誤
以鄭之膏音而爲皁音否則因膏音而附會之也
以儀辨等則民不越注故書儀或爲義杜子春讀爲
儀謂九儀案義儀古通用漢書鄒陽傳使東牟朱
虛東褻義父之後注應劭曰邾儀父師古曰義讀
曰儀叉讀補儀叶牛何切引周官注儀作義古皆

音俄可補釋文

困學紀聞管子地員篇九州之土爲九十物每土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次曰五沃次曰五位次曰五隱次曰五壤次曰五浮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忢次曰五纑次曰五壏次曰五剽次曰五沙次曰五塥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次曰五𪶁次曰五殖次曰五觳次曰五鳧次曰五桀凡下土三十物種十二種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按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

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二壤之物而知其
種此篇亦古制之存者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賈疏案玉人職云土圭尺有五
寸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土中而營王城故以土圭
度日景之法困學紀聞土圭度地之法景一寸地
差千里一分地差百里王畿千里以寸爲法五等
諸侯之地以分爲法尺有五寸者一萬五千里之
景也天地相去三萬里司馬公日景圖云日行黃
道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

潁川陽城縣在汴州浚儀滿水李氏云周於陽城測景說者謂地形西北高東南下極星在北斗亦在北極星乃天之中也天之中則地之中矣

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先鄭云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後鄭謂其

姚娛行補校

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士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若今度支經用爲司農穀矣賈疏說其食者半云天子食其半說參之一云三分之天子食其一分說四之一云四分之天子食其一分餘案周禮言封國與王制孟子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同王制孟子言其定制周禮之封國並附庸閒田合計之也王制正義說附庸閒田云若封人附

於大國謂之附庸若未封人謂之閒田若諸侯有
功當加地者以閒田錫之未與諸侯則地分繫於
公侯伯子男之封疆而賦仍歸天子故云其食者
半其食者參之一其食者四之一也周禮鄭注云
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
男附庸三同王制正義侯附庸九同者諸侯有功
可進爲公於四百里上加九同得進爲五百里也
伯於三百里上加七同得爲四百里進爲侯也子
於二百里上加五同得爲三百里進爲伯也男於

百里之上加三同得爲二百里進爲子也言同者
謂積累衆附庸而滿同也非謂一附庸据一同鄭
注司徒云公無附庸以其尊極故也柰公無附庸
謂五百里封疆之外不能再加也侯加九同而爲
公則九同即公之附庸矣宋公爵而有蕭之附庸
可證爵地七百里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錫
之土田山川附庸不在定制之內董仲舒春秋繁
露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者方十
五里九同七同五同三同自男以上進而加之男

不滿同亦有附庸男封疆百里除本封五十里天子食四之一爲閒田者二十五里餘二十五里當得附庸一男加三同進爲子子封疆二百里除本封五十里天子食四之一爲閒田者五十里餘一百里以三同計之當得附庸三男之附庸方十五里者一倸有十里子之附庸方三十里者三餘有十里皆歸子男論語冉有言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子男五十里上有六十里或從附庸餘地推計之也子加五同進爲伯伯封疆三百里除本封七十

里天子食參之一爲閒田者一百七十五里餘一百五十里當得附庸三十里者五伯加七同爲侯侯封疆四百里除本封百里天子食參之一爲閒田者一百三十三里餘一百七十里當得附庸三十里者四二十里者三侯加九同爲公侯封疆五百里除本封百里天子食其半爲閒田者二百五十里餘一百五十里當得附庸二十里者三十五里者六如此參通周禮王制孟子三書皆合矣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

哀先鄭云去幾關市不幾也曾禮掌客職所謂凶荒殺禮者也後鄭易之謂去幾去其稅耳曾禮謂殺吉禮也殺哀謂省凶禮案凶歲子弟多暴關市若全不幾則作姦犯科者益多後鄭圓通識而不征之義以爲去其稅撫政之要抉經之心先鄭於曾禮引掌客文渾言殺禮於殺哀無注後鄭斷言之理尤足也九曰蕃樂注引杜子春讀蕃爲藩謂閉藏樂器而不作蕃藩古字通用後以蕃爲蕃育藩爲藩閉故分別言之也東萊呂氏曰大司徒授

民不先以賦斂而首及荒政見先王以恤民爲主耳

約己者承茅茨土階之規卑宮室所以崇儉也安民者利約椽攻堅之用孅宮室亦非尙華也

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故書受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五黨爲州使之相賙杜云賙當爲糾謂糾其惡後鄭謂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賙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案後鄭於受字從杜讀而別通其義賙如字訓則

隱破杜改字之非矣
李叔賓云德行藝皆析而六之謂德不足則取之行行不足則取之藝於六者之中得其一皆足以白進此天下所以無遺材也葉時云觀周公三物之教詳於鄉而略於遂則知先王不易俗而修教觀周人三年之比賓於鄉而與於遂則知先王不以地而乘才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魏校沿革傳僞者外有所爲喪其天眞

者也情者中有所感離其天性者也禮所以節其
僞使不偏樂所以養其性使不淫高紫超集解鄉
三物中已言中和禮樂此復言五禮敎中六樂教
和者謂禮樂盡藝尊之精微中和極德性之粹美
此可通春官之典也詒案中庸首言中和源出於
此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先鄭云羞進也肆陳骨體也
後鄭謂進所肆解骨體士喪禮曰肆解去蹄也釋
文肆託歷反司農音四賈疏後鄭之意以肆爲適

音讀之肆解骨體者爲七體解之案禮郊特牲腥肆爓腍祭注治肉曰肆正義肆剔也釋文肆敕歷反與此讀同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先鄭云九比謂九夫爲井後鄭謂九比者家宰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賈疏鄉與公邑並爲溝洫無井田之法故後鄭不從魏校莊渠傳大司徒所掌詳於土地之圖事大而簡小司徒所掌詳於人民之數事細而繁

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先鄭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王應電翼傳比要之數其詳藏於侯國其總數則登於天府小司徒受之王國歲時入其數侯國則三年而入其要嘗案皇甫謐帝王世紀堯遭洪水分爲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是以其時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百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民口千

五百五十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又云周公相成王致治刑措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千六萬一千人謚蓋及見夏周時圖版之舊故鑿鑿言之周禮比要藉可放焉

黃度周禮說比要在司徒爲民籍備稽在司馬爲軍籍

鄭鍔解義令卒伍以爲軍旅宜屬大司馬而小司徒掌之者非不預備不可以應卒苟非司徒教之有素令之有法司馬一旦欲合而用之得乎案論語

士姉娛僊補校

謂人教民七年可以即戎古人兵戰皆從敎而出

司馬法入禮家以此也

文獻通考按周家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之說則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說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王制孟子之說則是一夫定以百畝爲率而頁農食多惰農食少三者不同而義相備蓋百畝是定額以口之衆寡乃權乎田之肥瘠以地之肥瘠乃權乎數之多少要皆以百畝乘除之

禮經會元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家起一人爲軍則六鄉爲六軍矣六遂亦七萬五千家合六遂六鄉則可制十二軍有十二軍之衆僅制爲六軍乃見先王之不盡民力也不特此爾司徒司馬皆言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一井凡八家姑以下地言之則可任者十六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二人則一井但八人耳故遂人職曰以下劑致甿雖受上田中田之民而會之惟以下劑爲率其寬民

力可知也

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鄭司農云羨饒也又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鄭司農云餘子謂羨也後鄭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賈疏以經大故當宿衞王宮案書傳云餘子皆入學則餘子不當爲羨案先鄭緣兩餘字誤合一訓羨固是餘然餘卒不可謂餘子且徒役大故事復不同未若後鄭之明曉有據也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易祓總義遂人總九千二

百一十六夫之成數故曰萬夫詩人總三十一里半之成數故曰終三十里然未必盡如界畫棊局一一為開方之法蓋有井牧焉井則上地中地下地之孫牧則不易一易再易之辨計以中數大率以三夫受六夫之地

困學紀聞禹貢之田九等爲掩別楚地亦九等孟子王制爲五等而周官止三等解者謂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三等都鄙之制也小司徒上中下地三等六鄉之制也遂人上中下地三等有萊者六遂

之制也大司馬上中下地三等諸侯之制也又鄉有軍制無田制遂有田制無軍制又遂人治野乃鄉遂公邑之制匠人溝洫乃采地之制鄭康成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朱文公亦云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井田溝洫決不可合而永嘉諸儒欲混爲一康成注分爲二是也愚按李泰伯平土書云周畿內及諸侯一用貢法蓋泰伯已與康成異矣非始於永嘉諸儒也劉氏中義以匠人溝洫求

合乎遂人治野之制謂遂人言積數匠人言方法然周禮考工各爲一書易氏謂匠人前代之制輸案禮經會元小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非鄉遂異制也井邑定田畝多少以出稅故以四井四邑言溝洫定水道大小以興利故以十夫百夫言鄉言井田則遂之田賦如之遂言溝洫則鄉之水利亦如之說極名通

夏休周禮井田譜畿內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雖不能鄙卽成縣者與之爲縣成甸者與

之爲甸至一邱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謂之閒田鄉以其不可爲軍爲師而又無所專係故謂之閒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乇亦上下相攡備其數不必具其員歲登上民數於是損益之陝北齋攻其說而序之以爲通論翰棻夏講能提其要唯說閒田不與王制合項安世周禮邱乘說一卷今佚不傳困學紀聞論邱乘云朱文公曰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諸備皆所未言唯鄭季通每論此事以考軍制皆合愚按孫

于作戰篇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曹公注馳車輕車也杜牧注輕車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輕車重車止載器械財貨衣裝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支計則百乘之衆皆可知也左氏傳乙卯楚師軍於邲丙辰楚重至於邲呂成公謂凡戰兵車在前輜重常在兵車之後

楚師次日乃至後一日故無抄擊之慮唐凱齋云儒者多謂甸出七十五人不知實出百人其七十五人戰車也其二十五人重車也畧案此說詳洽可以補注疏之缺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注政稅也政當作征故書域作邦杜子春云當爲域案故書地邦不成語從杜正之是也政內包有征義經字似不必改

鄉師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菹注杜子春云有當爲菹

以茅爲菹若葵菹也鄭大夫讀菹爲藉謂祭前藉
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元謂菹士虞禮所謂苴刌
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於几東席上命佐食
取黍稷祭於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
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藏其隋是與案後
鄭從成舊義菹苴經異字藉隋物別名也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注故書輂作連
鄭司農云連讀爲輦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注故書
涖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涖案輂之作連涖之作

立皆古字通用
鄉師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賓度說注而陳之以旗
物何絕玩文義當以致衆庶而陳之句絕
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注故書巡作述屯或爲臀鄭大
夫讀屯爲課殿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謂前後屯
兵也元謂前後屯車徒異部也今書多爲屯從也
案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臀於人身在後而處於
下故製字取殿爲義屯爲臀故書屯作臀假借字
鄭大夫讀課殿不如杜子春讀屯爲臀故注從杜

作沱也

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鄭司農云賙讀為周急之周王應電周禮傳遺人職鄉里之委積以恤民囏阨但掌其所用之物耳司稼巡野觀稼而賙其急而平其興則以補助其耕斂之所不足也司救歲時有天患民病以王命施惠施疾病亦在所賑恤然二官所治者廣故鄉師親出巡以王命施惠代王行也

正歲稽其鄉器比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州

屯鄉姪甯補校

共頁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邱葵周禮補亡成周
盛時以禮樂爲治而行禮樂者必有其器唯使比
閭族黨州鄉之民於鼎俎之旁尊彝之下琴瑟鐘
鼓之間無日而不學習所以優而游焉饜而飫焉
有如飲食之宴樂習爲故常而俗之不善者寡矣
序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禮經
會元有公兼冢宰者惟周公位冢宰是也有公兼
司寇者太史司寇蘇公是也太保率西方諸侯畢
公率東方諸侯又以公兼二伯也二鄉則公一人

是三公兼鄉老也一鄉則卿一人是六鄉兼大夫也六軍將皆命卿是六鄉又兼六軍之將也世婦每宮卿二人是六卿又兼六宮之職也蓋周人因事以設官周禮因官以存名居官而不兼其職則官冗兼官而不存其名則官廢知周禮兼官之職又知周禮存官之名則可與言官制矣王志長刪翼周欲正其名故官必特置孟子所以亟極公之官事無攝也祿欲省其費故職或兼掌孔子所以斥管仲之官事不攝也王應電翼傳周官之法在

朝則爲六官在國則兼鄉遂之官及都鄙之君故平居則六卿各教其所治之民不必別立守令國有大事而致民則六卿各率其鄉遂之民而至不必別有徵召國有大故則六卿各糾其民而守不必別爲長帥其有會同師役而用衆則六卿各帥其掾家所統之民而往不必別爲之將觀夏官甘誓乃召六卿即六事之人則此法自古已然所以體統合一情意流通而無後世内外隔絶上下扞格之患也案三說皆深得周禮制官精意可以鼓

歐陽永叔謂官太多及蘇頴濱未有一官完善之說而袪其惑矣

章俊卿羣書考索鄉大夫疑鄉卿一人則鄉大夫卿也而謂之大夫者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則卿固可謂之大夫矣卿知進止之義故職於朝則謂之卿正其位也大夫以智帥人分治六鄉則掌鄉之政敎禁令非以智帥人不可故名曰大夫非卑之也翰案鄉大夫三年大比賓與賢能亦正是大扶進人之義

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賈疏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據韓詩外傳二十行役謂七尺爲年二十論語可以託六尺之孤鄭注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謂彼六尺亦謂十五鄭言已下正謂十四已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已下棠陸深春風堂隨筆古以二歲半爲一尺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爯六尺學林鄭注云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按周禮賦役之法言六尺者必以十石歲而論語云六尺之

弧則十五已下皆可以六尺該之也又考古尺較今尺止七寸四分則所謂五尺者今三尺七寸也六尺今四尺四寸四分也七尺今五尺一寸九分也古人以七尺爲斷今人以五尺爲斷非古人長而今人短也尺之長短異也然則文王十尺止當今七尺四寸九尺止當今六尺六寸六分寊度

周禮說征不言歲而六七尺六尺者歲雖登而身不及若矬短侏儒則舍之

陳深周禮訓雋國中地近役多故晚征而早舍之野

地遠役少故早征而晚舍之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以禮賓之先鄭云興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興能者謂若今舉茂才案漢武帝紀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元封五年詔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才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案茂才與吏民同察之名曰異等視孝廉之舉爲重李令伯陳

情表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
才是秀才在孝廉之上令伯仕蜀此亦漢制也
至鄉爲詳解五家爲比不過防其奇衺未必有可書
之事也五比之閭則書其敬敏任恤是於六行之
中可書者二四閭之族則書其孝弟睦婣是於八
行之中可書者四其於德行道藝有所未備也至
五族之黨然後書之五黨之州又從而攷之至三
年鄉大夫又攷之然後賓興焉且謂詳且愼矣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

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注鄭司農云和謂閨門之內行也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射以觀士也故書舞為無杜子春讀和容為和頌謂能為樂也無讀為舞謂能六舞後鄭足先鄭之義不從子春和容為和頌之讀故易之為和載六德容包六行又謂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射與祭儀禮鄉射記禮射不主皮鄭注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此亦以禮樂射而有主皮者蓋周時禮射武射兼用惟鄉射之禮有主皮後凡大

射賓射燕射皆用之故孔子有古道之歎也

此謂使臣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禮庫

一鄉利病及風俗善惡惟鄉人知之其中有可推者使民與之而因以長之必能興利除害以宜於民自鄉舉里選之法壞天下官吏悉總於吏部賢不肖何自知之

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籍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注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賈疏上文州長唯有建子建寅

及春秋祭社四度讀法此黨正四孟及下文春秋祭禜並正歲一年七度讀法者以其鄉大夫管五州去民遠不讀法州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黨正去民彌親故七讀法鄭云彌親民者則非直解黨正而已案下族師十四度讀法彌多於此林之奇周禮全解讀灋有因乎時者若正月之吉之類有因乎事者若祭祀之類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

齒注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僎也李覯周官論凡射飲酒比鄉民雖爲鄉大夫必來觀禮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居于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僎也大哉先王之所以和鄉黨睦親戚者有如此彼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也而與鄉里齒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也而與父族齒焉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也雖云不齒亦異席而已非敢居其上也然則貴而驕人少

而後長者不容於其間矣甚矣先王尊長敬老之義隆也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注故書上句或無事字杜子春云當爲正月吉讀亦或爲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案鄭所據者當時別本蓋劉向所校與

春秋祭酺亦如之注故書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元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爲壇位如雩禜云

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案後鄭以步酺古皆有據故兩疑之而杜改步為酺於理尤洽故從而通之王應電謂傳古禮民不得羣飲故漢文賜民大酺五日此言春秋祭酺蓋亦祭社畢而民得相與飲酒因以書其行也

五家為比十家為聯文獻通考按秦人所行什伍之法與成周一也然周之法則欲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其相率而為仁厚輯睦之君子秦之時一人有姦鄰里告之一人犯罪鄰里

坐之是教其相率而爲暴戾刻核之小人

閭胥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注故書或言觵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觵撻罰之事棻觵以酒爵罰之撻以扑刑罰之罰承觵撻杜讀觵故書爲順吳澄三禮考注小胥職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與此同觵撻罰而使之知所警賞其敬敏任恤而使之知所勉二者不可偏廢

比長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注圜土獄城也獄必圜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閔於出

之企瑤逃往有罪相及人固不敢為惡然稔惡者其事敗露猶可以逃有無授無節唯圜土納之法則逃無所之矣二法並見於比長所治者實事易得其實也

柯氏潛曰周禮設官以鄉遂二職計之五家以一下士為比長一鄉則二千五百下士矣每閭以一中士為閭胥一鄉則五百中士矣每族以一上士為族師一鄉則二百二十五上士矣黨正下大夫為之一鄉則二十五下大夫矣州長中大夫為之一

鄉又五中大夫究而鄉大夫則一鄉也合一鄉之官已有三千二百五十五人之多推之六鄉不過七萬五千家而官則有一萬九千餘六遂亦然準是而制祿吾恐服南畝之民其家將不衣不食悉以供職猶不足矣不知此鄉遂諸官皆有爵秩名位而無府史胥徒乃鄉遂之民差其等正其位職其教自治一鄉而無刑政之權者也其所爲比長閭胥族師皆就鄉民中擇其德行才能足率五人二十五人百人者爲其秩以等之爲其田以處之

其所爲祿或兼二家或兼四家中士亦倍下士下士亦倍中士悉令自耕自給固不若在職之官上士下士食民間之賦稅也至黨正州長鄉大夫則已嘗爲大夫其家旣受田則有宅田官田以賦其祿所以設官雖多而無祿浮於賦之患也翰案鄉大夫職有鄉老二人柯氏雖據理爲言恐古法應即如此也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注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賈疏案孝經緯社是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即

是五土之一耳故云稷社之細舉社則稷從之矣故言社不言稷也禮經會元周人祖以后稷而郊祀之以配天非社事配地可比故封人謂王社壝而不及稷以見尊祖重農之意破康成舊說亦自有識

俞庭椿復古編謂封人封國造邑爲邦土之事以復冬官吳澄三禮考注謂封人所掌與下文牧人充人牛人皆祭祀壇壝牲牷之事合屬禮官舒芬周禮定本並正之云芬按左傳宣十一年楚滅沂使

封人處事以授司徒今職文有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壝封其四疆之說則是司徒之屬明矣又大司徒有奉牛牲之文此官則有飾牛牲之說是與下職牛人皆當爲司徒之屬無疑也夫牛之爲牲莫大焉者充人牧人之設要亦重此也牛人既屬司徒則牧人充人亦當以類聯矣

鼓人

鼓人敎爲鼓而辨其聲用易祓總義以六鼓之聲用攻之惟雷鼓專用於天神鼛鼓專用於役事若靈鼓用於社祭冥氏又用之以敺猛獸路鼓用於鬼

享大司馬又用之以教戰大僕又用之以待達窮
者與遽令矣以至辟雍作樂發鼓惟鏞仲春蒐四
軍將晉鼓則發鼓不止乎軍事晉鼓不止乎金奏
也聲用各有所主不可不辨鄭注雷鼓八面鼓也
靈鼓六面鼓也王應電謂傳雷靈二鼓如注說頗
難解釋且製造攻擊並難施工恐謂古人制器必
有濾象雷鼓取濾於天靈鼓取濾於地或擇其時
日加韗人冒鼓以啓蟄之日或用其數如廣長幾
尺今無所攷不可强爲之說也晉鼓長六尺六寸

凡鼓短則聲疾而遠聞戰事貴武猛故以晉鼓鼓其進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王昭禹詳解兵舞用之山川矣司干掌舞器而及於祭祀賓享是不止於山川也羽舞用之四方矣籥師掌羽舞而及於賓客饗食是不止於四方也但此見於地官以地事民事爲王山川社稷四方地事也旱暵民事也教皇舞注

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翌或爲義元謂皐
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案後鄭說爲優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先鄭
云牷純也後鄭謂牷體完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
陰祀用黝牲毛之先鄭云陽祀春夏也黝讀爲幽
幽黑也後鄭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案犧牷
對言不得爲純色又至祭地不得爲春夏故後鄭
易之黝即黑也似亦無煩異讀陳祥道禮書大宗
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天以蒼不以騂地以黃

不以謝說陽祀以騂爲主不必皆騂陰祀以黝爲主不必皆黝牧人所言亦大率而已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則四方有用騂黑者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則山川有用騂者說義極圓澈

凡外祭毀事用尨注故書毀爲甈尨作厖杜子春云甈當爲毀厖當爲尨尨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候禳毀除殃咎之屬案揚子法言先知篇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甈柔則坯注甈破瓦又破罌也

三九樾齋補校

職被即是毀字云奇字多本周官職義自古似不必改

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先鄭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後鄭謂享獻也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職讀爲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案後鄭說享牛求牛皆有經據惟改職爲樴似涉臆斷職人蓋謂祭祀有職事之人也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先鄭云互謂楅衡之屬後鄭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棨後鄭說是互字實象肉格之形

充人展牲則告牲先鄭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牷告展牲者也後鄭謂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之禮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先鄭言選方選不得告牷後鄭夕牲義長王昭禹詳解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擇以爲牲則有納而視之之禮朔月月半則有

巡牲之禮將用之則有卜牲之禮及夕則展牲及期則牽牲射牲割牲毛牲者宗伯贊王牲者大宰奉牲者五官之長贊射牲者射人歌舞牲者封人告牲牷贊碩牲者充人分職聯事祭祀乃克舉也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注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賈疏引孝經緯援神契云五岳藏神四瀆含靈五土出利以給天下黃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洿泉宜種稻案緯文多言符瑞謬悠難信若此等實足與經相發明也王昭禹詳說

地之法見於載師又見於草人蓋載師物地以任
其用草人物地以糞其種
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
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陸佃禮象疏
成以家邑爲大夫采地小都爲卿采地大都爲公
采地此其大凡也其地有餘不足蓋有通變焉雖
卿或在疆地雖大夫或在縣地取足於封而已
鄭樵六經奥論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
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

之征二十而五夫取民十一中正之法故康成疑爲田稅近輕遠重似非周公之制賈疏又謂近郊役多故十一遠郊役少故二十而三何稍縣都則益遠故十二蓋以田稅言也不知經文旣曰凡任地則是地而非田園廛漆林皆非田也安得謂之田稅蓋園者雜貨所產廛者百貨所集先王抑末之法以爲在國之園廛可輕故二十而一自郊以往遞增之不過十二若漆林之征其利厚則非二十而五不可緣上文言任地言園廛則知下文所

云皆承上文園廛之文而非田稅明矣若周公田之
稅而有十二之征又何怪後儒之田賦稅畝哉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
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先鄭引孟子廛無夫里之
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案孟子所謂
里布載師之宅不毛者有里布是也所謂夫布閭
師之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蓋載師任地使無曠
土閭師任民使無曠力故宅不毛民無職皆有罰
所以警游惰也文獻通考孟子言廛無夫里之布

則知戰國時以成周所以罰游惰者爲經常之征斂矣是無罪而受罰也可乎

鄭注里布云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賈疏引趙商問載師職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田不耕者罰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以三夫之稅粟未達罰之云爲之旨輕重之差鄭答此法各當罰其事於當有其故何以假他輕重乎案鄭於廛里訓里居此以二十五家訓里豈

解非經意故答亦含混此里仍是里居非二十五家之里也宅而毛則有絲粟之出其不毛者雖無絲粟亦使出一廛之布以罰之布錢也若罰以二十五家之布作布縷之布解則令貿有不可矣又獻通考民無職者一而已載師出夫家之征閭師止言出夫布何也載師承上文宅不毛田不耕之後乃示罰之法也閭師承上文九職任民之後乃常法也均之無職之民而待之有二法何也蓋古人於游惰不耕及商賈末作之人皆於常法之外

別立法以抑之如關市譏而不征或征之譏者常
法也征者所以抑之也閒民或出夫布或併出夫
家之征夫布其常也併出夫家之征所以抑之也
宋予曰載師之職乃任地之法爲士大夫之有土
者言宅不毛者爲其爲亭臺也田不耕者爲其爲
池沼也民無職事者又其家所養浮泛之人也念
本趨末故稅亟以示罰閭師之職乃任民之法其
無職者卽大宰九職中之閒民與小民游惰者異
故稅亦從輕江愼修周禮疑義舉要宗此說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王應電曰凡民之事有一定而不易者九職是也有兼爲而不費者樹畜是也故先王之世雖士工商家靡不受田使知稼穡之艱難婦女各勤蠶績比戶皆務樹畜不勤則有五者之罰使不得備禮厚生正德之意皆具其中矣載師以其不務本業故徵其財閭師以其不能兼職故殺其禮上之人非利其財也將驅之以務本耳非靳於禮也將愧之而使勸耳

縣師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魏校沿革傳縣師主天下之兵賦不屬司馬而屬司徒者古者寓兵於農無事屬於司徒此經制也有事而後屬司馬此權制也故司馬調兵必檄司徒之屬先王所以防微也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賈疏說委積鄭注以爲餘灋用非也遺人施惠皆有品式如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豈餘灋用耶又如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以餘灋用之穀不足以給而不出可乎遺人所

掌委積當於徵斂時與倉人分受之大略如今省

司義倉米各有所屬耳

以恤民之囏阨又以待羇旅注故書囏阨作㩧阨羇

作寄杜子春云㩧阨當爲囏阨寄當作羇䇦釋文

㩧音囏又音謹故書多假借字謹其本音假作囏

字杜以今文讀釋之也

邱濬大學衍義補周禮司徒十二荒政是國家遇凶

荒之時臨時救濟之法也廩人所掌是國家每歲

計其豐凶以爲嗣後移就之法也遺人所掌是國

家平時將國賦所餘收諸委積以待凶荒施濟之
法也蓋其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其將荒也先有以
計之其既荒也大有以救之此三代之時所以遇
烖而無患歟翰案耿壽昌之常平倉長孫平之義
倉朱子之社倉皆本廩人遺人古法而變通之汲
長孺之矯詔發倉范希文之興工佐食富鄭公之
募兵安流則皆本司徒十二政而善師其意者矣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
力政注政讀爲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又云

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
積之屬案土均云掌平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
事以均地貢亦作政字注亦訓爲所平之稅案地
政不限於征鄭改政爲征止以稅爲言恐非也力
政雖似專言力役之征然渾言之曰力政亦隱有
惟正之共義似亦不宜改字也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
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注旬均也
讀如營營原隰之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

榮豐卦初九雖旬无咎王弼注旬均也旬均之訓
承用已久鄭鍔周禮解義旬作如字引左傳龍見
而畢務火星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南至而畢及
定之方中詩謂力役必在農隙之時旬用三日則
一月九日一冬凡二十七日中年則一十八日無
年則九日可備一說陳汲曰林勳本政書云調役
之法宜使丁夫皆十人爲聯歲輪一人秪役一月
其九人各於其家償其三日之役則民無道路之
苦官無交替之冗周官所謂五人爲伍十人爲聯

者大概如此若每人用之三日煩擾已甚

章後卿舉書考索役法莫詳於周禮伍兩師軍之法

此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

有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此鄉役也司徒

因地之善惡而均役族師校民之衆寡以起役鄉

大夫辨年之老少以行役均人論歲之豐凶以行

役明以察之公以處之仁以憫之所謂悅以使民

民忘其勞者矣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注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

晕屯嫏嬛僊館校

敎之賈疏大司樂及此下文皆云敎國子弟連弟
而言故鄭兼言之也困學紀聞魯孝公之爲公子
嘗入京師爲國子人稱其孝宣王命之導訓諸侯
他書言國子者唯周語焉
師氏居虎門司王朝注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
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又使其屬
帥四夷之隸守王之門外且蹕注門外中門之外
困學紀聞蔡邕明堂論曰王居明堂之禮南門稱
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敎以三德

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朱子大學章句序王宮有學誤謂此案門外中門之外與虎門不同李叔寶云路寢門畫虎以示威猶中門為雉門畫雉以象文明

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注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為得杜子春曰當為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注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杜子春云遊當為猶言雖貴猶學

王舉則從注舉猶行也故書舉爲與杜子春云當爲與謂王與會同喪紀之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注故書隸或作肆鄭司農云讀爲隸案鄭注經本作隸從先鄭正字也前三注皆以義得兩通故兩從之然杜氏讀遊爲猶似甚迂曲

鄧元錫三禮編繹古之教者合道與藝而爲一故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今之教者離道與藝而爲二故卑者溺於技高者蕩於虛此學之大弊也

困學紀聞保氏九數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

釋文夕桀音的此二字非鄭注愚按少儀正義引
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句股馬融干寶等云今有夕
桀各爲二篇未知所出則夕桀二字後人附益非
鄭注信矣翰案賈疏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者此
漢法增之馬氏注以爲今有重差夕桀夕桀亦是
算術之名與鄭異玩疏語意當作今有重差句股
也者此漢法增之馬氏注以爲今有重差夕桀鄭
言句股故云與鄭異今疏本作今有重差夕桀句
股也者夕桀二字亦後人所加

鄭鍔解義王者以天下爲一身己之德成於無過亦欲天下之民有德行而無過惡故爲民設司諫猶師氏詔媺之意爲民設司救猶保氏諫惡之意也

邱葵周官補亡凡人有仇隙在心相爲爭鬭雖鼎鑊在前不顧也及禍患已成害深性命未嘗不隱自悔恨而歎旁人之不我救止焉先王燭知人情之隱設調人以諧和之使不至於此地忠厚之至也

禮經會元曲禮記弗共戴天者人子復讎之心調人使避諸海外者國家和難之法翰案孟子論舜爲

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云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義出於此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䣊敬完殺人而義鄭注謂其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則殺之爲得其宜如其言則天下挾睚眦之怨皆得借父兄見辱而殺人矣王與之訂義出禮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游之讎不同國記所言復讎之義此經所言和難之法義實相備且其所和者由於過其所不讎者在於義非縱惡也

唐時殿中侍御史楊萬頃殺張審素素子手殺萬頃繫表於斧言父冤狀元宗殺之昧於周禮之義矣後韓愈作復讐狀以爲據禮經則義不同天考注令則殺人者死殺之與赦宜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是其所謂宜殺宜赦猶得周公以義斷讐之意

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注重天時權許之也賈疏權許之其實非正禮也方孝孺周禮辨疑極論不禁之非

說云妾之於禮久矣有媵而妾者有卜而妾者卜
而妾者問命而趨不待六禮故謂之奔傳曰殺於
奔命蓋言速也奔者必非淫淫而奔者謂之淫奔
是故女之嫁者有二道焉有聘而字者有奔而嫁
者其說奔女為妾甚有識但於不禁二字終未洽
吾鄉朱廣文曾哲嘗說此經云奔者不禁當屬下
句連讀罰之承上二事謂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
斯時也有奔者而不禁之與若無故而不用令者
皆罰之最得經旨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賈疏緇以絲爲形才爲聲故誤爲純字但古之緇有二種其緇布之緇糸旁甾後不誤故禮有緇布冠緇布衣存古字若以絲帛之緇則糸旁才此字諸處不同絲理明者即破爲色此純帛及祭義蠶事以爲純服故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如此之類皆絲理自明即爲色解之昏禮云女次純色鄭云純衣絲衣以昏禮純衣絲理不明故以絲理解之也案釋文純側其反集韻莊持

切繙或作紬史記五帝本紀黃收純衣司馬貞索隱純讀曰繙皆本鄭讀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賈疏案詩召伯聽男女之訟於甘棠之下不在勝國者彼謂周公未制禮之前此據制禮之後故不同鄭案召伯巡行南國曾聽訟於甘棠之下詩人思其德愛其樹故有甘棠之詩但言聽訟不聞聽男女之訟也男女之訟自是行露詩其云雖速我訟豈定知聽訟於甘棠之下乎殊涉傅會而無理

劉敞七經小傳治謂正萬民交易之法教謂使三市信義不欺政謂平萬物輕重之價制謂制盜賊姦僞之民量謂執五量以定穀米之平度謂謹五度以定布帛之制禁謂壞法亂俗之物不售於市令謂宣教立政之事必憲於民八事者司市之大經

司市以量度成賈而徵儥注儥買也物有定價則買者來也釋文成賈音嫁注下不音者皆同孫氏及沈氏成賈定賈奠物賈其賈平大賈小賈賤恒賈而故賈凡十二音賈餘音古案賈亦之賈商賈

之賈並作賈陸音極分明今本注定賈作定價後
人以今文改之非唐時舊本

司市大市日昃而市又有朝市夕市與易繫辭日中
為市不同者蓋就日中之市而變通之不言日中
者仍以日中為主也

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
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注
故書涖作立杜子春云奠當為定鄭司農云思辭
也次市中候樓也立當為涖涖視也元謂思當為

司学辟之誤也案思次介次皆市亭名思亦若罘罳取覆思之義先鄭以思爲辭與下介次不類後鄭改思爲司亦無所據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注故書辟爲辭鄭司農云辭布辭訟泉物者也元謂辟布市之羣吏考實諸泉之入及有遺忘案辭辟文以相似而誤後鄭以辟法爲訓甚當

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注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使人執之以通商以出貨賄者王之司市也以行

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也郎兆玉古周禮貨賄自內出者山市而達之門及關自外入者由關而適之門及市與司關相聯

其附于刑者歸于市注故書附為柎杜子春云當為附釋文柎方符反沈音附案說文解字柎闌足也玉篇柎花萼足也凡草木房謂之柎儀禮士冠禮素積白屨以魁柎之注以魁蛤灰注其上使色白也柎字本有附注之義故古文假借作附也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

一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注此王國之市而說國君以下過市者諸侯之國與王同以其足以互明之魏校沿革傳市者言利之地國君遊觀於市則市人何誅焉夫人世子命夫命婦罰幕帟蓋帷蓋曰無以自蔽也尊貴非刑罰所加故以禮示罰不敢斥言王故舉國君為說

王應電周禮傳周官詳於關市山澤之政世儒疑者蓋習見莽歆安石之流殺民禍世之酷而不知周公所以開富教之源以正人心而厚禮俗蓋以是

爲根柢也自市政廢而貨之無當於民用者居其大半其作之也以時力是殄民功也其成之也以百材是暴天物也其用之也淫侈是敗民德也自山澤不掌於官然後愚民妄取而竭用之盜竊公行而有司不問而物生之源隘矣況商賈能難致之貨聚民掘山澤之利有司因以此爲法胥吏因以此作奸工非淫巧而不贏農遇豐穰而常餒俗益偷而財日匱皆職此之由周官之立市政也聯關門以識百物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無

廛者使微所以消游惰備矣哉厚民俗者至矣而且治質劑辨名實以息詐僞以防黠婬皆所以敎民養民而上一無所利之也故於門征商之賦則不征其廛於關市征賈之廛則不征其貨而關門之財則以養死政之老孤市之征布則以斂不售之貨而買者各從其抵而上果何所利於其間哉

質人壹其淳制注杜子春云淳當爲純純謂幅廣制謂匹長也皆當中度量元謂淳尸盟之淳案釋文淳尸劉反純反集韻淳主尹切音準布帛廣闊也

與糀通劉昌宗專取鄭音集韻則取子春音義矣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

注鄭司農云絘布列肆之稅布杜子春云總當爲

儳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元謂總讀如租稯之稯

稯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案先鄭以絘爲列

肆之稅與下廛布義複攷說文解字絘績所緝絘

布當是布縷之稅杜以總爲儳而訓爲無肆立持

似從曲禮毋儳言之儳生義未免迂曲鄭讀如稯

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證以禹貢納總實有經據

但錢衡添設似當單指粟米斗斛之稅也

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注故書滯或作廛

鄭司農云謂滯貨不售者官爲居之貨物沈滯於廛中不决民待其直以給喪疾而不可售買賤者也廛謂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畜藏貨物者也孟子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謂貨物儲藏於市中而不租稅也故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於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爲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廛元謂滯讀如沈

滯之滯珍異四時食物也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瘦
腥腐敗爲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
失實案後鄭說珍異及入於府最切當故書廛字
內蘊有滯意先鄭即此廛字與孟子廛而不征法
而不廛兩廛字會通似不必改字爲滯也
胥師察其詐僞飾行價慝者而誅罰之注引鄭司農
云價賣也賈師凡國之賣價注價買也故書賣爲
買注於兩處字義訓釋畫一今俗稱賣買者殆出
於此

司虣掌憲布之禁令卽司市之禁虣司稽掌執市之盜賊卽司市之去盜二官專其職司市並其事也

胥令襲其不正者注故書襲爲習杜子春云當爲襲謂掩捕其不正者賈疏習是習學之習襲是掩襲之襲故從襲案習襲皆以因重爲義故書襲爲習假借字杜定爲襲而訓爲掩捕恐人誤以習學爲解也

肆長斂其總布注杜子春云總當爲儳案廛人總布杜子春亦讀總爲儳後鄭易讀爲穗此復從杜而

引之珠姚歧解

漢書食貨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注李奇曰圜謂錢也圜一寸而重九兩師古曰此說非也周官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曰九府圜法謂均而通也案爾雅釋九府之名則醫無閭之珣玗琪會稽之竹箭梁山之犀象華山之金石霍山之多珠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幽都之筋角斥山之文皮岱岳與其五穀魚鹽也此謂財物所藏如府與十藪八陵爲類非

吳 [illegible]校

立官府以掌之顏師據周官言九府爲得其實然李說亦未全非也以漢志說圜法云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圜法以錢圜爲主刀與泉皆錢也黃金布帛皆以此乘除之則周官泉府實掌圜法故以泉名官其入府各司出入而金玉幣亦準圜法以通之可知周公之官禮固擬乎太公之法也困學紀聞外府注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

品韋昭注周語曰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自古而然矣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注故書滯爲癉杜子春云瘅當爲滯案瘅字不誤左傳襄十九年荀偃瘅疽杜預注瘅疽惡創漢書嚴助傳南方暑溼近夏瘅熱注師古曰瘅黃病史記倉公傳風瘅客脬難於大小溲溺赤張守節正義瘅音單旱也脬膀胱也言風瘅之病客居在膀胱也

漢書藝文志痺十二病方四十卷師古曰痺黃病盖人緣暑溼風熱鬱得痺病貨物積久而受地溼之氣或爲溼風蒸鬱熱從內生必致霉敗猶人之黃病者然痺義自深似無煩改爲滯也又各從其抵注引鄭司農云抵故買也元謂抵實柢字柢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也案抵亦宜如字讀抵猶當也史記高祖本紀傷人及盜抵罪注謂各當其罪漢書武帝紀作角抵戲注兩兩相當皆是以抵爲當各從其抵謂以此物抵彼物使相當也今俗

官府有交抵市肆有舖抵　古之遺言歟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　無過三月劉彝中義言事不廢業故旬日可償喪　紀廢業寬至三月者容其葬後徐措備也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　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先鄭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　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假　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　葛償後鄭謂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於國事受　園廛而貸萬泉者則朞

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案先鄭說迂曲後鄭準載師服事於國之稅爲息又引王莽貸民治產爲證實非經旨陳傅良辨注之誤而以爲還本之後計日服國事以爲息雖較近理要未離乎康成之見也王應電翼傳通一說云息保息之息使民爲國服役以償所貸是民得以其力濟其急生息之也頗與情理爲近

文獻通考經制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無

足怪者自漢以來亦復如是特官名不襲六典之

替耳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闊略爲便間有以周官之法行之者不旋踵且以厲民而階禍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儒見其效如是於是疑爲歆莽之僞書而不可行或以爲無關雎麟趾之意則不可行愚俱以爲不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中主亦能行之三代之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愎不可行雖賢哲亦不

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臧獲雖諸侯與卿大夫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與民則不容不視爲一體既視爲一體則姦弊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變爲郡縣爲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委之百官

有司郡守縣令爲守令者率三載而代雖有龔黃之慈良王越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期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纔再期而已及瓜矣疲懦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發政施令不過受成於吏手而以周官之法行之則政煩而事必擾民必病教養之恩未孚而追呼之苛撓已極矣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又云介甫所行變常平而爲青苗議曰此周官泉府之遺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不可得而天下

舜然幾致大亂左氏傳言鄭識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宋無飢人齊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之時官之於民固有賒貸之事也雖當時未嘗取二分之息如青苗之爲然熙寧諸賢所言非病其取息之多也蓋以貧者願貸貸與而不能償則虧官富者不願貸抑配予之而非令保任貧者代償所逋則損民兩無所益固不若常平之交手相付聽從民便之爲簡易而兩

傳之然左氏所述鄭宋齊之事詳之晉政未嘗見其有熙寧之弊何也蓋鄭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與君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學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干進狥時之徒也然非鄭宋齊之大夫盡賢而介甫之黨盡不肖也蓋累世之君子民者與民情常親親則利病可以周知故法雖繁而亦足以利民暫焉之承流宣化者與民情常疏疏則情僞不能洞究故法

雖僞而猶慣其病民也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注鄭司農云鍵讀爲蹇管謂籥也鍵謂牡也賈疏先鄭讀鍵爲蹇者欲取蹇澀之意案先鄭云鍵謂牡則蹇只取其音耳非以蹇澀爲義郝敬定解晨啓則授管昏閉則授鍵

論語晨門司門所屬序官所謂毎門下士二人也國語關尹司關之長序官所謂上士二人也

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注正讀爲征周學紀聞正者禁其淫侈而歸於正也注讀爲征恐非

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 先鄭引孟子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行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賈逵彼正法不征商旅則有說此經有故不征亦所以說民故取一邊為證也案逵說欠明暢蓋關之設本以譏察出入而龍斷之徒私挾負販商多則擅農設之征所以抑末也孟子謂征商自賤丈夫始即指中古之法非商本無征也關有幾亦有征於凶札則第幾而不征此變通之微權惠政寓焉戰國時關之征無問凶札歲以為常且有借關之名

而横征者故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而論仁之五又曰關譏而不征此為救時之策猶漢高約法三章之意孟子又言文王之治岐也關市譏而無征文王當紂之時王室如燬天下憔悴於虐政故於關市盡去其征亦救時之策然也然則當禮所言為正法孟子所言乃法外之仁也

擧節以英蕩輔之注杜子春云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困學紀聞英蕩者英刻書

也蕩竹箭也刻書所使之事以助三節之信則漢之竹使符其遺制案玉說蕩竹箭也本釋文所引干寶注葉時禮經會元英蕩者刻玉之竹爾亦同此說王昭禹詳解英玉也詩云尚之以瓊英乎而英蕩大竹見禹貢宜從竹謂飾以玉與竹也其說

又異

陳祥道禮書周官掌節之所掌者八玉節也角節也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符節也璽節也旌節也小行人之所達者六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旌節也

符節也管節也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此用以守者也山國虎節土國人節澤國龍節此用以使者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此用於使與民者也析竹爲符符節全竹爲管節小行人有管節掌節無之者掌節所掌謂之邦節以輔王命則所謂邦國之使節使邦國者所執鄭氏謂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者也小行人所達謂之天下之節則所謂虎節人節龍節管節邦國都鄙使者所執非王官所掌也掌節辰

都鄙之使節以使都鄙者無節特以旌節行之也
小行人無璽節以其所掌使節而貨賄之事不與
也繇節不特八節六節而已典瑞珍圭以徵守以
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
以除慝以易行穀圭以和難以聘女鄭氏皆以爲
王使之瑞節則珍圭牙璋琬圭琰圭穀圭使者爲
信於所適者也龍節虎節人節符節旌節行人爲
信於道路者也謂人凡和難聘女則與之瑞節而
以執之此琰圭邦則琰圭不特施於使者民亦與

之也昔虞舜曰越小臣諸節春秋之時宋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於府人而去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則守節不特於邦國都鄙官府小臣亦有之也考工記牙璋瑑圭七寸琬圭琰圭九寸漢竹使符竹箭五枚長五寸然則先王之節其長蓋亦不過於此若夫旌節之制又加長焉觀蘇武之仗節則非以寸計之也漢竹使符銅虎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唐符璽節凡國有大事則出納符節辨其右而藏其左先王之節其斑其

藏蓋亦如此然老子曰執左契不責於人則藏其右者非是

紫節凡通達道路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陳傅頁說周官凡往來必有節是以其時大夫無私交士無游說民皆土著周裘國自為政任民所之無所稟命蓋王官之守不能行於外服矣漢文帝時蓋去關禁當時矯僞者乘傳而行郡國出粟賦錢至莫敢誰何乃知先王納民於軌其制善也

丟乇 郝媖佩補校